

◆ 王开生

春节与风俗

风俗往往跟着节令的脚步走。骨子里，我是亲近风俗的。这与我长期生活在老城区有关。老四方是岛城最早原住民的聚集地，五百多年地域文化的丰厚积淀，民风民俗自成体系。

汪曾祺在《谈谈风俗画》中讲，“我对风俗有兴趣，是因为我觉得它很美；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我从小关注风俗，只是因为它有趣，好玩儿。俗话说，“俗百看年节”。过年，是一年当中的重头戏。《说文解字》道，“年，谷熟也。”自进入腊月门开始，便踏上了过年的鼓点。

腊月初八，家家要熬腊八粥，腌腊八蒜。

小时候，想方设法凑齐八样原料，并非易事。腊八粥一般以粗粮为主，有大米、小米、麦仁、糯米、绿豆、红豆、花生和红枣等。

暖呵呵地喝上一碗腊八粥，再加上一调羹红糖，是进入年关的第一个盼头。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这天一项重要的风俗是辞灶。要放鞭，但鞭炮的规格不能高过除夕。每年此时，家里老人就会念叨：“灶王爷本姓张，一年一碗烂面汤。”灶台两侧照例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对联和灶王爷的年画。这天，依俗要吃糖瓜。青岛风俗讲，吃了小年糖瓜，一年不牙痛。糖瓜也是灶王爷的必备供品。为让灶王爷甜嘴，到玉皇大帝那儿汇报人间善恶时，说点好话，降福临门。

小年一过，春节进入倒计时。岛上人家开始扫灰（除尘），收拾屋子、庭院，拆洗被褥，置办年货，添置新席、酱卤肉制品，蒸枣饽饽和卡花。“有钱没钱，剃头过年”，大人孩子洗澡理发，

添置新衣新鞋。

“小孩小孩你别哭，给你买个小老虎，咕嘎咕嘎两毛五”，这个童谣，老青岛的孩子耳熟能详。彩绘的泥老虎，头尾用泥巴捏成，身子用牛皮纸粘连，两头一挤，从嘴巴中的哨子发出“咕嘎咕嘎”的叫声，听着热闹喜庆。

那时候，忙年要买花生和生瓜子，自己用大铁锅炒。炒时须加上一点碎石子，防止糊锅底。瓜子炒熟，满屋飘香。采购糖果和点心，则要去街里中山路的青岛食品商店，那里的品种最全，人气也最旺。当时店里有位男售货员，忙而不乱，用手抓一把糖，正好一斤，误差极小，堪称全国劳模张秉贵的绝活！

除夕贴春联和福字是技术活，大人会带上孩子一起贴，既为多个帮手，亦是民俗传承的现场演示。老城区的不少人家，还会在门楣上贴上一排五颜六色的剪纸，称作“过门钱儿”，也叫“福贴”，迎风招展，看着格外喜庆。除夕下午，依俗当去亲人墓前，请故人的灵魂回家过年，并在家设牌位。家中正屋悬挂“柱子”，上书列祖列宗牌位，两侧的对联分别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桌上摆满供品，燃香三炷，庄重肃穆，颇有仪式感。

傍晚时分，会燃放一挂小鞭，称作“接灶”。按民间说法，灶王爷在天庭圆满结束一周的工作汇报后，要请他回家过大年。

年夜饭，是除夕夜的重头戏。餐桌上除了鸡鸭之外，定要有蒸黄米年糕，寓意“年年高”。另须有整条带鳞的海鱼，寓意“年年有余”。鱼一般不吃完，称作“留有余（鱼）福”，皆为图个吉利。

利。春节前，打冻菜凉粉、做猪皮冻、酱猪头等亦是老传统，成为惯例和盼头。年夜饭一般从傍晚七八点钟开始，一直延续至午夜。其间，家中女人们会抓紧时间调馅、和面、包饺子，大年初一吃的饺子，也要此时一起包出来。饺子会包上硬币和红枣，吃出了硬币，寓意财源旺盛；吃出了红枣，象征一年有甜头。除夕夜吃饺子，有辞旧迎新之意，取“岁更交子”之谐音。

孩子们此刻兴奋地跑去医院，开始放小鞭了。电光鞭、二踢脚、花子令、甩炮仗和魔术弹等是他们的至爱。成挂的鞭舍不得一次放完，装在口袋里，一个个拆着单放。点燃后逐个抛向空中，听响。胆大的，拿住炮仗底部的小白圈，在手中燃放。演砸了，手掌会被炸得乌黑发麻。未响的炮仗也不浪费，从中间掰开，再架上一只炮仗，点燃后，既好看又听响。女孩一般玩的是“滴答纸儿”，只闪烁亮光，没危险。

接近午夜12点，开始煮饺子、放大鞭，家里开始沸腾起来。小孩子瞪大眼睛盯着饺子碗，希望能吃出硬币或红枣来，讨个赏钱，经常为此撑破了肚皮。稍后，需到“柱子”前给列祖列宗磕头，给家中长辈拜年，说吉利话儿，收压岁钱。

大年夜下饺子忌说“破了”，要讲“挣了”；打破了家什，要赶紧说“岁岁平安”来化解。俗话讲，五更死了个驴，不好也说好。

午夜伊始，穿上新衣新裤，提着灯笼，去“五服”内的亲戚家拜年。我家的灯笼，是木制的框，四面插上玻璃，中间放支红蜡烛。出门时，会在手中持一炷香，与“柱子”前的香同时点燃。外出拜年时，手中的香即将燃尽时，要马上

回家，续上“柱子”前同步燃烧的香，确保家中香火不断。除夕夜，村里人家夜不闭户，一为守岁，二为接待走马灯似的拜年客人。

拜年也会遇到尴尬事，在年龄比我的长辈面前，任凭家长怎么教，就是叫不出口。譬如称某小孩为爷爷，称某小嫚为姑姑等。

正月初一、初二，是重要的交际活动时间。人们四处走亲访友，相互拜年，交流增进感情。初二夜里12点，会放鞭“送年”，也吃饺子，但饺子馅往往和年夜饭的有所区别。过年一般不吃牛肉馅的饺子，长辈说，老牛辛苦出了一年的力气，过年可不能杀它吃肉。这亦是先民对农耕牲畜最朴素的感情。

老青岛人在正月初三早上送年的，亦为数不少。这与“过年早，送年晚”的讲究是吻合的。正月初三，是传统的闺女回娘家的日子。父母一大早就忙碌起来，备好酒菜，隆重招待出嫁的闺女和姑爷。席设中午，依俗，天黑前闺女必须出门返家。

正月十五闹元宵，春节的庆祝活动随之进入高潮和尾声。余下的炮仗，这天要全部放完，多以放烟花为主。还有去祖茔送灯、全家团聚吃元宵、赏灯、猜灯谜等风俗。过去每至元宵节，老青岛的好多商家，都在店门前支个大滚筒制作元宵，亦为营造传统节日气氛。这天搭台唱戏的也不少，以柳腔、茂腔为主。踩高跷、划旱船、赶旱驴和扭秧歌等民俗活动亦多，走街串巷，敲锣打鼓，热闹非凡，真正体现了一个“闹”字。

元宵节一过，年，也就算过去了！



◆ 张彤

新年的挂历

从前，挂历基本等同于一件家具。一份新的挂历意味着一年的开始，虽然这本挂历在上一年的12月底就已经急不可耐地挂在墙上，但要正式关注它，往往要到春节的时候。因为只有放了寒假，一年才算结束。鲁迅先生说，“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

印象里，我家最早的一本挂历是年画题材。那是在新华书店工作的一位姐姐送我的，挂历的每一页都是一张年画，下面不仅有日历，还有年画的名字、尺幅（如对开、立轴条屏、中堂、全张等），还有书号与定价。现在想起来，它应该是一本年画的征订目录，类似于拍卖会图录，供业内人士传阅。那一年是1987年，我的第一个本命年。

这本挂历里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几种题材：国家大事和家庭生活。一幅年画里有一对农村青年，与秦叔宝和尉迟恭的门神构图类似，他们都手牵白马，背景里是五谷丰登的景象，两边的对联却不是“财源广进达三江，生意兴隆通四海”，而是“科学种田结硕果，责任田里夺丰收”。左边的小伙子背着草帽，右边的姑娘头顶有两只喜鹊在飞，让人想起“漂亮的姑娘呀十八九，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那是《咱们的牛百岁》的主题歌，在1987年那电影还热着呢。还有一幅年画名为《青春放光华》，画面上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给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戴眼镜的阿姨拉手风琴，看样貌，这阿姨正是张海迪女士。小姑娘穿着红毛衣，轮椅上的张海迪双手握在一起，像是在唱歌，又像是被手风琴所陶醉，轮椅前方，是盛开的牡丹与芍药。这幅画的作者，是青岛著名画家孙公照。

年画是挂在室内的，家庭生活当然是主题。在这一册年画图录中，像《帮妈妈》《我的力气大》《婆媳和睦娃乖》之类的题材占到了一半。一幅《婆媳和睦娃乖》中，一个年轻的母亲正在给小孩子哺乳，她的右后方，年长的婆婆手持水杯，看其表情，似乎不仅是要给儿媳妇补充水分那么简单。画面上的三个人均笑容可掬，媳妇的脚下，是食米的小鸡、干净的草帽和饱满的麦穗。

年画在1980年代初期还比较常见，到了这本挂历所在的1987年，其实年画已经不再流行了，开始流行明星挂历。一本12页的挂历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在选购时往往大费周章。我记得家里曾经挂过龚雪、陈冲、刘晓庆等明星的挂历，那本挂历中潘虹身着鹅黄色毛衣，留着一条马尾辫，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性。这挂历后来被我包了书皮，那眼睛就在封面，每天看去不厌。

2002年，根据毕飞宇小说《青衣》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大连开拍，剧组邀请各地记者前去探班。我从青岛出发时是一个周六的傍晚。飞大连的飞机只需38分钟，剧组为我订的酒店是位于老虎滩的华能宾馆。而那时，我们报社的旁边就是青岛的华能宾馆，看图片，似乎环境与工作单位差不多。年轻时喜欢出差，主要是为了到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风景，这样来说，这趟差是很没有意思的。但是我的心情激动极了，坐在飞机上心潮起伏，我想，我终于可以见到潘虹老师了。

那时的大连机场给我的感觉是建在居民小区里，来接我的姐们儿是沈阳一家报社的同行，我把我的愿望告诉她时，这姐们儿说，行啊，大兄弟，没看出来，你挺早熟啊。

在《青衣》里，潘虹其实只是一个配角，没有太多的戏，真正的主角是当时只有30岁出头的徐帆。但在我眼中，潘虹是永远的主角，她是《苦恼人的笑》里那个无奈而又温婉的妻子，也是《人到中年》里的眼科大夫。最主要的是，她曾是我家墙壁上的一月主角，也曾长期占据我的教科书书皮。

挂历是新年的开始，也是旧年的结束，在当年挂历纸是很少见的厚纸，又漂亮又硬，就算一个月、一年过去，发黄余热的空间也很大。我现在经常想起当年有一种手工艺品，是把挂历纸裁成许多小三角形，然后用掰直的回形针做轴，卷成一个又一个的小棒棒。这些小棒棒中间粗，两头细，是小小的梭形。它们首尾串联起来，会连接成一条长长的链子，把一条条的链子挂在门楣上，便可形成一个奇特的门帘。旧挂历做成的门帘远看五颜六色，有风吹起就轻轻摇曳，其实是挺漂亮精致的。那些奇特的小梭，像歌里唱的金梭和银梭一样，见证了日出月落，暑去寒来。

日子虽然像流水，但每个人都想它真的就那么流走，所以总是千方百计地装点它。挂历和后来兴起的台历，其实也是人们装点时间的一种手段。人们对于新来到的一年总是心怀期许。将这期许挂在墙上，摆在眼前，似乎梦想就离得近了。

◆ 刘瑶

◆ 隋以进

春节记事

喝了腊八粥，年就临近了，这时候母亲会提醒我们：“不要乱说话，拿碗盆要小心。”谁要无意中说了不吉利的话或摔碎了碗盆，母亲就会满脸的不高兴，自然少不了一顿数落。

尽管进了腊月门，增加了清规戒律，但小孩子还是盼望过年。掐着指头数算还有几天过年。因为过年可以穿新衣、吃好饭，还可以不干家务活，尽情地玩上几天。这可是一年里最好的日子了。那般的年龄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盼望，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福。

临近年前家里要扫房子，擦窗子、洗衣被，所有的家具都要擦拭干净。上世纪六十年代过春节，母亲是最忙的，我们兄妹五个，除了弟弟外，年龄相差不是很大，只能帮着母亲干些零碎小活。母亲既要上班又要干家务，还要忙着给我们做新衣服。虽然没有全套新衣服，但母亲会设法给我们每人添一件新衣服或新鞋子。母亲的针线活极好，年前她就更加忙了，邻里们常来请她帮忙裁剪衣服，家里显得格外热闹，年味也就越发浓厚了。

腊月二十五，父亲会去菜市场割几斤上好的猪肉、豆腐，放在我家后院的小屋里，以备年三十晚上用。年前无论多忙，母亲总要做上两锅枣馒头和元宝、鱼、寿桃等卡花。还要做神虫、刺猬等吉祥物。揉面是个苦差事，我们的手小，就把面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地揉，然后合并起来再揉。边揉边加面，再分割、再合并，几个回合下来，手腕又酸又疼。把面揉得筋道湿润了，母亲才开始精工细作。母亲做的面食堪称一流。

以前食品匮乏，好多东西都要凭票证购买，有人听说菜店来猪头了，邻居们就一窝蜂跑去排队，每家买回半个猪头，当家户户忙着做猪头肉，肉香味四处飘逸，特别诱人。可这美味你别想马上吃，得冻起来留着过年呢。年三十晚上的菜肴是父亲的拿手好戏，熏鱼、糖醋鱼、炸里脊、樱桃肉、肉皮冻，样样他都会做。母亲负责包饺子，饺子里放枣、糖、花生、硬币，象征甜蜜、发财。

我们姊妹们帮着打个边手，贴红纸、挂年画、贴福字，把母亲扎的红灯笼点上蜡烛挂在门上。一切就绪后，差不多就要吃年夜饭了，这时大街小巷噼噼啪啪的爆竹声接连不断。我们家事先买好的爆竹，由哥哥挑着竹竿到院子里放。母亲对放鞭炮也是讲究的，她希望一挂鞭炮一响到底，中间不间断，顺顺畅畅的。回来后我们盘腿上炕，等候母亲分压岁钱。母亲把准备好的新钱用粉红色的纸包着，钱的多少不等，一元、两元、五角，哥哥姐姐分得多，用来添置学习用品，我们小一点的孩子也就是五角钱。领钱时从大到小依次给父母磕头，双手接钱，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大年初一清晨，我们换上新衣服给邻居拜年，会讨到几颗糖果，塞到口袋里美滋滋的。初二、初三晚上，我们女孩子还会放“嘀嗒纸儿”，那灰色的嘀嗒纸儿在黑夜里洒落着滋滋的小火花，给寒冷的冬夜增添了趣味和温暖。男孩子没有爆竹放了，就到处翻弄地下的爆竹皮，希望捡到几个遗漏的爆竹再过把瘾。初三一早，吃饺子送年，然后我们随母亲去姥姥家。这时我心里便有些不快活了，因为盼了一年的春节就要结束了。

春节期间如期而至，但现在要啥有啥，天天都像过年，再加上父母的离去，如今过年显得冷淡无味了。无比怀念旧时岁月，那些仪式感满满的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已是无法抹去的记忆了。

兔年到了，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养安哥拉兔的几个有趣故事。

那是50多年前的事了。我突然对赶集很好奇，当时只知道有浮山所集和李村集，经了解，我家距离浮山所集近一些，于是约着二哥一起去。我们起得很早，天不亮就坐上了公交车。也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浮山所集才到。乘客中有不少去赶集的，我们就随着人流往前走。天蒙蒙亮时，人越来越多，看到路两边有卖东西的，浮山所集终于到了。

漫无目的地转了很长时间也不知道该买点什么，这时突然看见有卖兔子的，各种各样，有一种毛特别长、长着一对红眼睛的兔子格外可爱，我就买了一对。

回家的路上，我们担心兔子饿了，于是在中山公园下了车，来到汇泉广场把它们放在草地上，两只毛茸茸的小白兔撒欢地在草地上又蹦又跳，就像两个棉花球在滚动。脸上长长的兔毛把眼睛都挡住了，在跑动中偶尔能看到它的红眼睛。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担心把唯一的赶集收获弄丢了，赶紧抱起兔子回家。

在家里，两只兔子受到极高的待遇，没有被关在笼子里圈养，而是让它们在房间里随便跑。说来也奇怪，小兔子特别懂事，白天要大小便就去挠门，示意让我们开门，然后跑到院子里的一块草坪上，晚上就在事先为它们准备好的沙盆里“方便”，从不随地大小便。

渐渐地，我们又发现两只兔子特别有灵性，

兔年忆兔



可以辨认出它们的脚步声。如果是邻居回来了，两只兔子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玩得悠然自得，爱谁谁。如果是我们家人回来了，脚步声一响，两只兔子立刻跑到门口等候主人回家。如果听到家里有脚步声后兔子躲起来，说明来客人了。

一次我大哥的老师来家访，开始老师并不

知道家里养着小动物，坐下还没说几句话，两只小白兔就从床底下跑出来，分别将前爪搭在老师的两只脚上，抬起头看了很久很久才离去。可能是女老师格外有爱心，也可能是部队大院长大的女孩子有胆量，老师没有一点害怕，而且用标准的普通话轻轻说了一声“哎，小兔”，接下来的谈话都是和这两只可爱的小白兔有关，这次家访也就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

为了照顾好两只兔子，我们到青岛市图书馆查阅资料，知道了这是安哥拉兔。兔子的食物以青草和槐树叶为主，冬天以萝卜和白菜根为主，有时也能跟着我们享受到水果。最有趣的是吃樱桃，它们先把整个樱桃放在嘴里嚼，最后把洗干净的小小的樱桃核再吐出来，可爱极了。可能是因为照顾它们时间比较长的缘故，当我和二哥抱起它们时，它们会做出很亲昵的表现，或是用小舌头舔，或是张开嘴轻轻地咬我们的手。

白天有空，我们会把兔子带到院子里，让它们晒太阳撒欢。由于院子的地势比较高，马路上的行人都能看到。有一位年长者，经常在马路对面观看，开始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看，后来进到院里看，我们聊了起来，知道他家也有一只安哥拉兔。因为这个品种的兔子稀缺，他希望能将两家的兔子交配一下，并在之后教给我许多饲养兔子的知识。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后来我们成了忘年交，他的儿子是我的校友，工作后我们又成了同行和好朋友，一直交往至今。这也算是兔子带给我们的缘分吧。

勤俭之风的重现。那时捕鱼需要冒着生命危险，人力摇橹的小船遇到风暴时不堪一击，对鱼的敬惜珍重，也就体现在做法上了——佐料总嫌不重，豆腐总嫌不多，拨开豆腐块，鱼肉才显露出来。

郝懿行也算是吃老般鱼的行家，他在离乡十余年后的秋日想起了老般鱼，不由得像张季鹰一般，勾动了莼鲈之思，正是老般鱼肥硕的季节，一碗老般鱼却也求之难得。他在《记海错》中不无感慨地写道：“甲边鬚皆软骨，骨如竹节，正白，其肉蒸食之美，骨柔脆，亦可啖之”，脆骨也可嚼，是得了吃老般鱼的真髓，若非海边久居之人，面对竹节似的鱼骨，实在不敢放心大嚼，而嚼得毫无顾忌，且格格作响的，恐怕只有胶东的旧居民了。

在渔村，宅院里悬起晾鱼绳，在倒悬的鱼阵之中，总会有几片老般鱼，在地上投射出锅盖大小的圆形黑影，寡淡的冬日也有了喜悦。那时节，老般鱼照旧被割了尾巴，断尾之处穿了铁钩，悬在鱼绳之上。从海边兑水回来的鸭踱进院子，它早已将海岸的蟹与贝吃了个饱，倒伏在院中沉沉睡去，老般鱼的影子笼罩过来，原本晒着太阳的鸭，似乎感到了阴影的凉意，不住在睡梦